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三毛流浪记

——学徒生涯，苦海无边

 **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

三毛来到上海的时间不短了，可要想找个活挣口饭吃，真是太难太难啊！

三毛走过一家印刷店，看见店门口贴了一张纸，上边写着：“本店招收学徒一名”。三毛想，我去当学徒吧，学点手艺，靠自己干活挣饭吃呀！于是他就走进了店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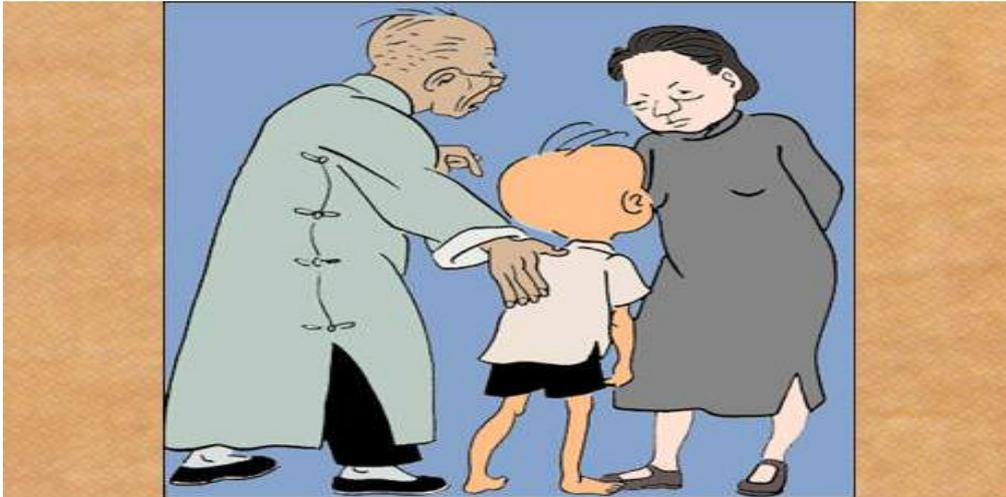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找到老板，说是要来当学徒。老板见三毛又瘦又小，怕他没力气，干不了活，就说：“当学徒，你干得了吗？”三毛赶紧说：“老板，我什么都能干呐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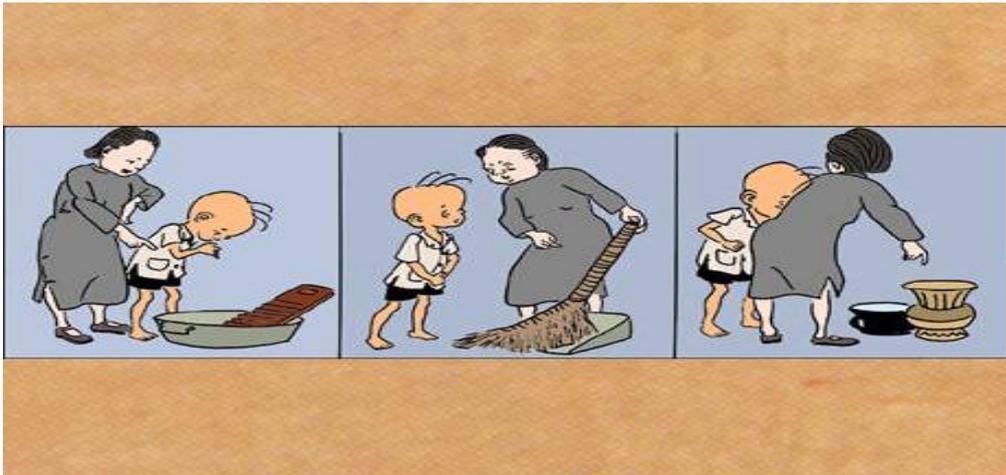
正说着，身后的手摇印刷机“咔嚓咔嚓”地响起来了。三毛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孩子，比三毛大，脸上蹭得都是黑油墨，大概也是店里的学徒。他一手摇着

机器摇把，一手往滚筒里放纸。

转一下，白纸上就印出一片黑字。小学徒的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。



老板冲着三毛说：“别看了，你要是想干就跟我来吧。”三毛跟着老板到了店铺的后院。老板对老板娘说：“喂，这是刚来的学徒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老板娘看了三毛半天说：“你到我们家，得听话。”三毛赶紧点了点头。



老板娘给三毛派活，她带着三毛看了笤帚、尿桶、痰盂……说这些全得三毛干，不许偷懒耍滑。三毛瞧她那副模样，又恨又怕，就说：“我都能干！”三毛心想好坏这儿总有吃有住，就在这儿忍着吧。就这样，三毛就在印刷店留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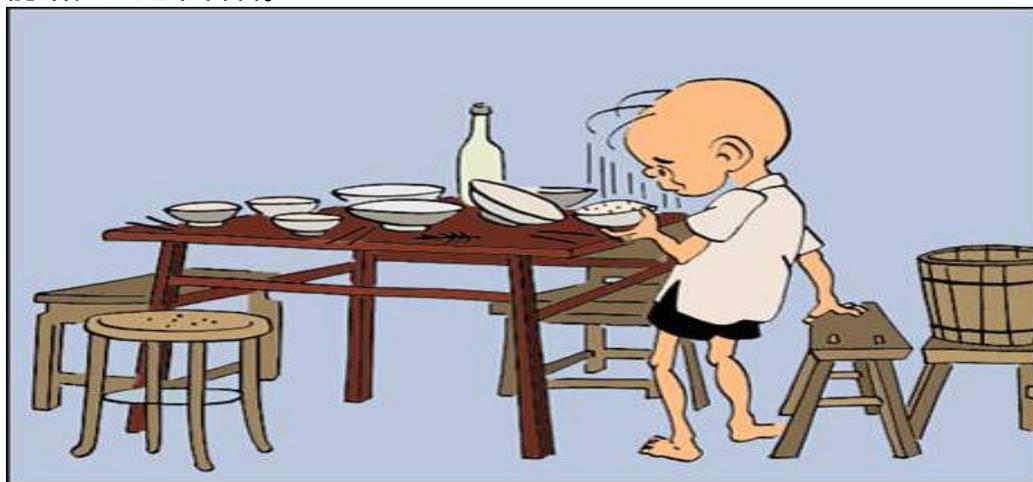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老板娘做饭，让三毛烧水。三毛没烧过这种用泥做的小炉子。木柴湿，好不容易点着了，火就是旺不起来，水老也烧不开。老板娘骂他笨蛋，连火都烧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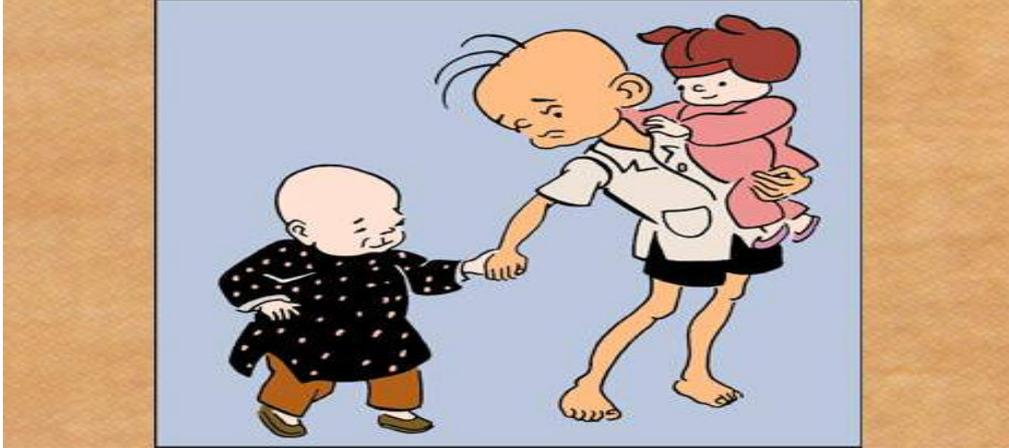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急了，用一根细竹筒吹火。不知怎的，火没吹旺，倒把炉子里的烟吹了出来。那烟又黑又浓，又呛人。老板娘一看，就气势汹汹地抡起做饭用的铲子打三毛。可怜的二毛被打得疼极了，加上烟呛，鼻涕眼泪都出来了。老板娘还不许他大声哭！



三毛擦干眼泪，忍着疼，接着干活。好不容易才算做熟了这顿饭。三毛把鱼呀，肉呀，炒菜呀端上桌，筷子一双双码好，侍候老板一家先吃。肚子再饿，也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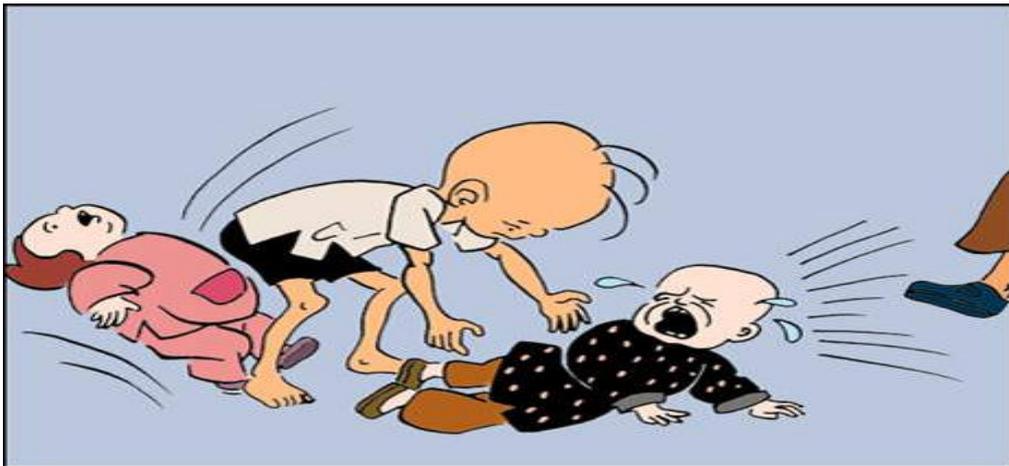


老板一家这顿饭吃了好半天，三毛眼瞅着桌上的饭菜越吃越少，等轮到三毛吃的时候，锅里只剩一些饭锅巴，盘里也只有剩菜帮、烂鱼刺、碎骨头碴了。忙活了半天的三毛，吃的是菜汤泡锅巴，还只有一碗，怎么吃得饱呢？！



三毛还没吃饱饭，又接着干活了。老板娘要睡午觉，就让三毛看孩子。老板娘的两个孩子，大的才会走路，小的刚会站着。

三毛才十来岁，哪看过小孩子呀！他右手拉着大的，左手抱着小的。三毛又吃力又担心，真怕摔了这个，磕了那个。



他带着两个孩子刚走到院里，那大的一不留神绊倒了，摔了个大马趴，就哭起来。三毛赶紧放下小的，去扶大的。谁知，三毛一蹶屁股去扶大的时候，又把身子后边的小的碰倒了，小的“哇”地一声也哭开了。



这下可好，大的、小的一起哭，把老板娘哭醒了。她从屋里出来，双手叉腰把三毛大骂一顿，就让三毛去洗衣服。



三毛接过脏衣服和肥皂，来到水管子那儿，搁上搓板，蹲在地上就“吭哧吭哧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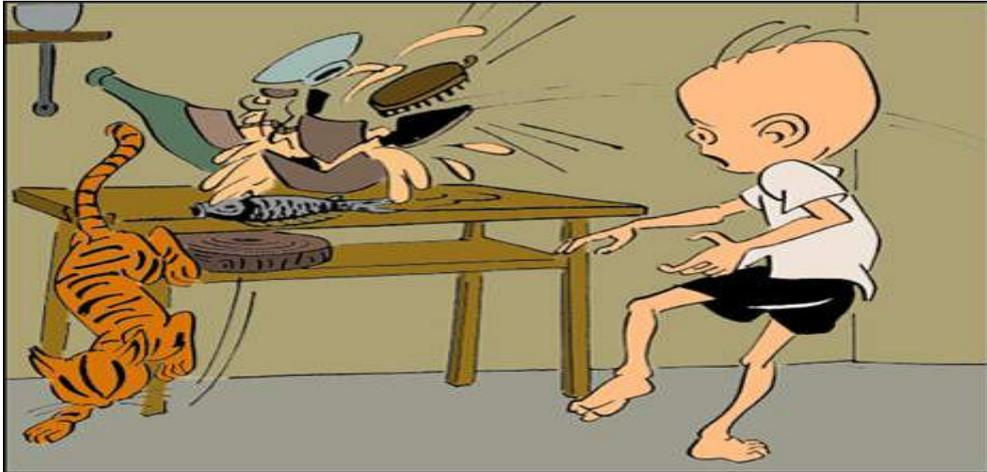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怕老板娘嫌他洗不干净，就拼命地擦肥皂。一边擦一边搓，水盆里冒起了许多肥皂泡沫，又白又亮，把他自个儿都快没了。心想，自己干得这么起劲，老板娘该满意了吧。谁知，老板娘走过来，一看肥皂就剩那么点了，又把三毛痛骂了一顿，嫌他肥皂用多了。



老板娘骂够了，又让三毛去收拾鱼。三毛先刮鱼鳞。正刮着，从外边进来一只老母鸡，叨起桌下边一棵青菜就跑了。三毛看见了，放下手里的鱼就追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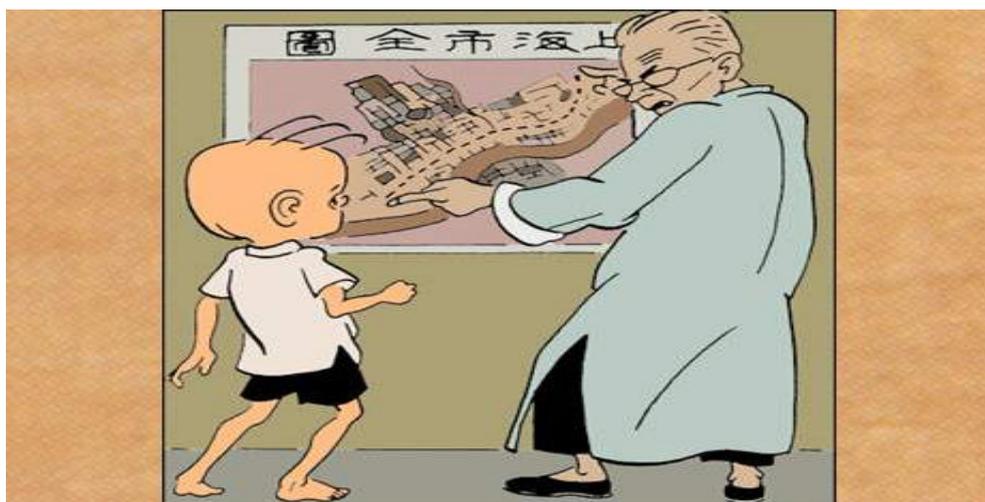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把鸡轰走了，拣回菜来一看，鱼不见了。只见一只猫正躲在桌上大罐子旁边啃鱼呢。三毛气坏了，他抄起一个硬木刷子就朝大花猫打了过去。



可谁想到，刷子打偏了，没打着猫，却打倒了罐子。“哗啦”一声，罐子碎了，罐子里的油洒了一地。



老板娘听见声音赶了过来，一看三毛把罐子打碎了，也不问问怎么会事，拣起那个硬木刷就往三毛头上砸去，把三毛的后脑勺砸了一个大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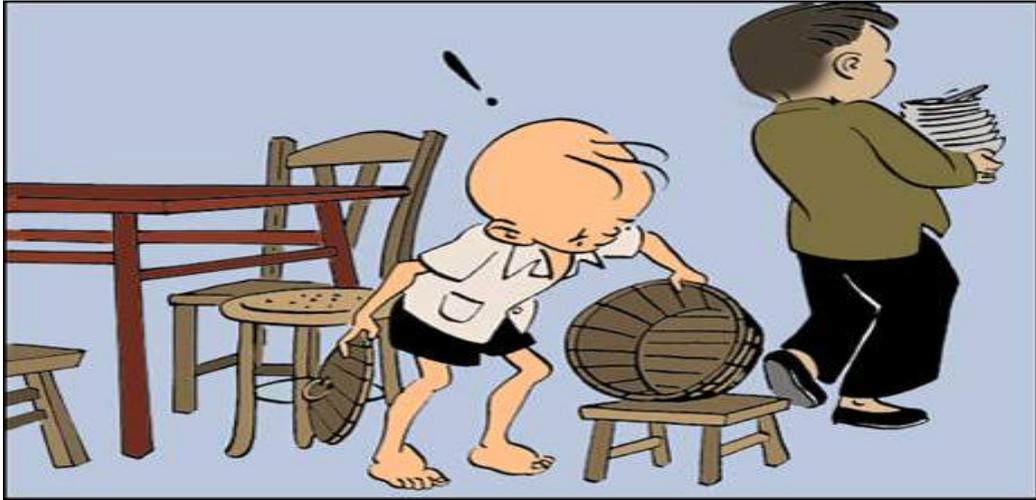
要吃晚饭了，老板却让三毛去送货。老板指着墙上的地图，告诉三毛把东西送到哪儿。好家伙，这一趟从西头到东头，沿着黄浦江，得走老远老远呐。老板还叫他快去快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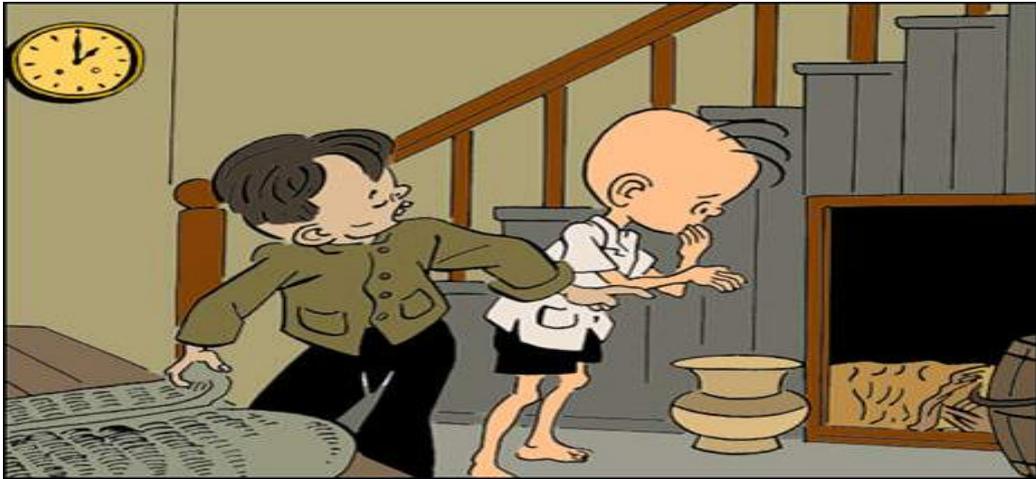
没法子，三毛只好饿着肚子，扛着货出了店铺。这捆东西看着不多，扛的时间长了，怪沉的。走了一段，三毛扛不动了，就用手提着。提着提着提不动了，三毛又扛着。扛着，提着，来回倒。三毛脚也走肿了。出了一头大汗。



三毛好不容易把那捆东西送到，拿了收据往回赶。刚一进店门，老板就嚷开了，“这么晚才回来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”三毛指指自己的双脚对老板说：“路太远了，我的脚都肿了。”老板鼻子哼了一声，一把接过收据，叼着烟嘴回屋去了。



三毛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赶紧到厨房去吃饭。一看，人家早吃完了。三毛掀开锅盖看看，里面全是空的，连饭锅巴也吃光了。累了一天，连晚饭都没吃上，这学徒的日子可真是难过呀！



晚上，三毛就睡在楼梯底下。这是一个四方口，钻进去，甬说站，连坐着脑袋都会碰到上边的楼梯板子。三毛在底下铺上一层稻草当褥子，没有盖的，阿牛就把自己的垫子给了三毛当被子。楼梯旁还放着痰盂、马桶，又臭又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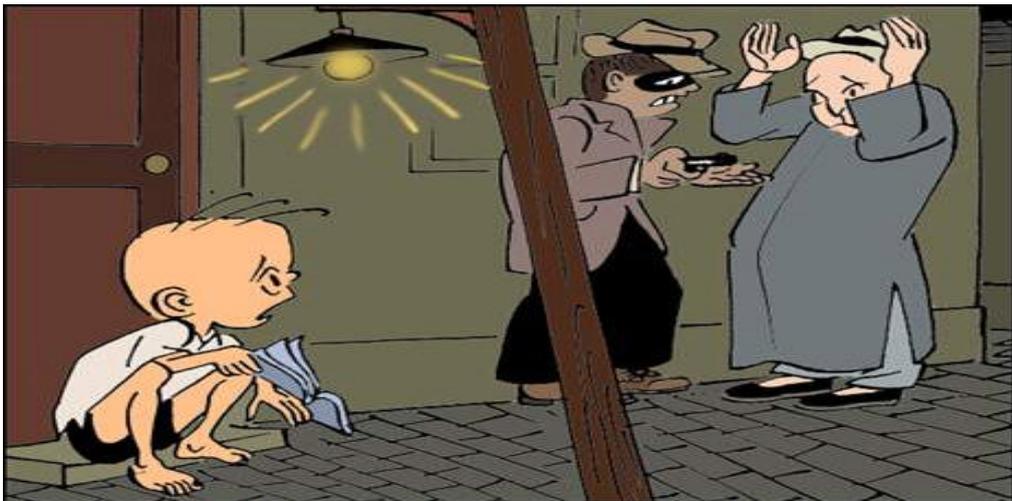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和阿牛每天都要干到很晚才能睡。这天晚上三毛刚躺下，就听到耳朵边有“蟋蟋嗦嗦”的声音。他扒开稻草一看，“嗖”地一声从稻草里窜出一只老鼠。三毛借着楼道灯光再往里一看，嗨！还有一窝小老鼠呐！



一天晚上，阿牛先睡了。三毛见阿牛铺上放着一本书，书皮上印着“光明世界”。三毛翻开看，里面有好些画，画上说的都是“光明世界”里的故事，这个世界明亮亮，美极了！三毛一看就放不下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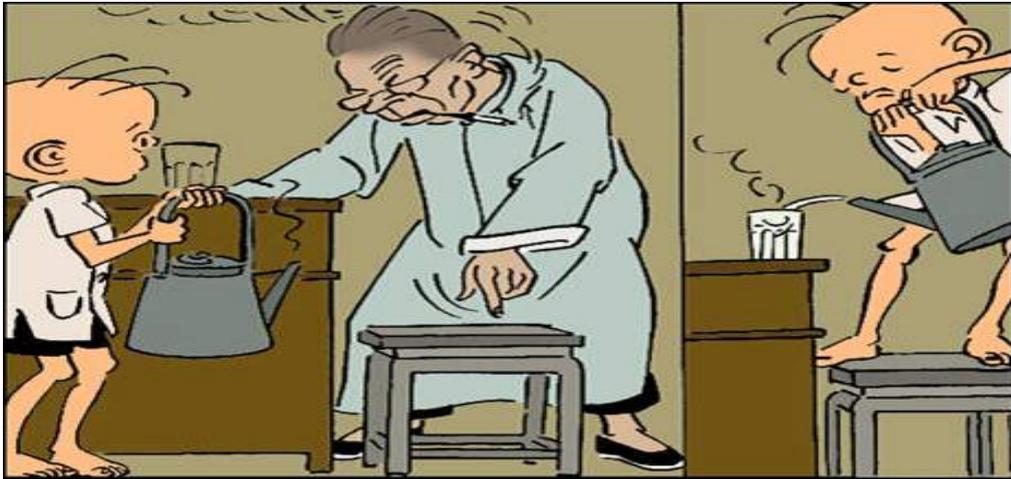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正看得入神，老板从楼上下来，看见三毛在楼梯灯下看书，就气汹汹地说：“什么时候了？还开着灯。”说完就“啪”的一声把电门关了。电灯灭了，楼道里一片漆黑。



三毛等老板上楼走了，就推门出去。门外有路灯，他想借路灯把这本书看完。看着、看着，忽然听到对面黑影里有人低声说：“不许动，把钱拿出来！”三毛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一个蒙面人正用手枪顶着一个穿长袍的胸口呐！



三毛心里“怦怦”跳，心想，这不是强盗在劫人家的钱吗？他不敢呆了，急忙夹上书溜进大门，用手把门栓上。他越想越气，什么“光明世界”，这个世上一点光明都没有。他把书皮撕了两半，丢到了一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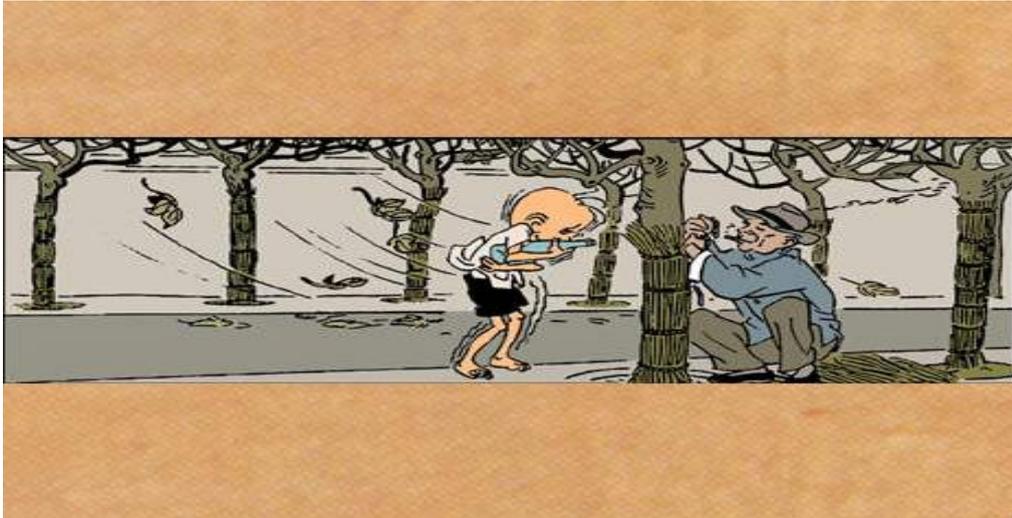


老板想喝水，叫三毛沏茶。三毛赶紧到厨房提来了开水壶。

三毛个子小，踮着脚尖也够不着桌上的茶杯。老板就是不动手，他叫三毛站在凳子上倒水。



三毛沏完茶，老板让三毛把刚踩过的凳子擦干净，自己抽着烟，喝着茶，还指手划脚让三毛干这干那。



老板想喝酒，又叫三毛去打酒。外边刮着风，树叶都吹掉了，三毛穿着一件小褂，把酒瓶抱在怀里，冷得他索索抖。路边的小树都被人围起了干稻草，怕过冬冻坏了。三毛心想，我还不如小树呐，小树有人疼，可有谁疼我呀。



三毛打了酒往家走。到了店里，冷得他上牙打下牙，浑身发抖，都站不稳了，三毛的手都冻木了。酒瓶子还没递到老板手里就掉在了地上。



酒瓶“叭”地一声碎了，酒洒了一地。老板二话不说，上去就踢了三毛几脚。三毛被踢倒了，身上、头上都磕破了，老板还骂“死东西，你还敢哭。”



老板走了，阿牛帮三毛扫净了地上的碎瓶渣子。三毛含着泪，指着墙上的温度计说：“阿牛哥，你看，已经零下几度了，我还穿着单衣呐！”



阿牛也是穷苦人家孩子。他拉着三毛来到小屋，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粗线织的背心让三毛穿上。他还找了一条自己的长裤交给三毛说：“这条裤上半截烂了，你想办法补一补穿上吧。”



三毛拿着阿牛给的裤子，想了个办法。他把上半截烂的剪了，把自己的短裤缝上去。短裤是深色的，阿牛的长裤是浅色的，三毛也顾不上好看难看了，反正能穿就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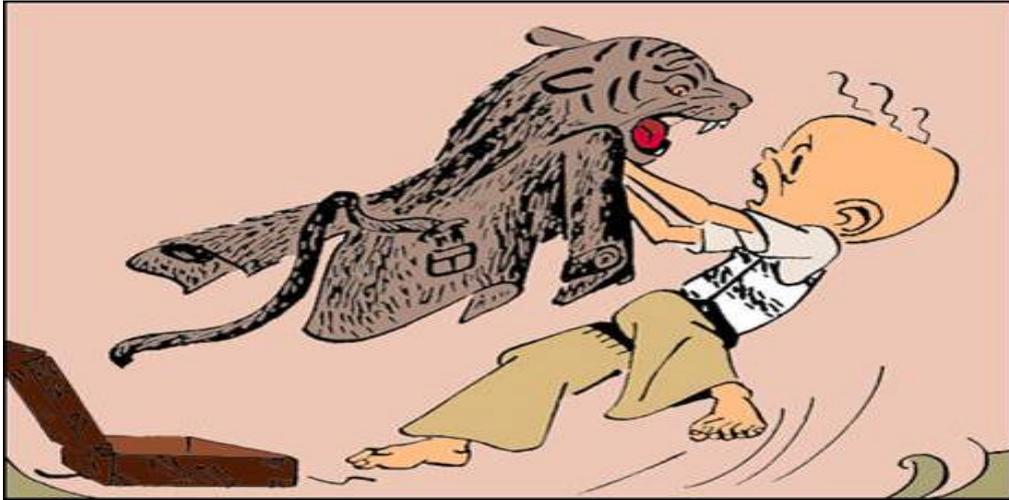
他刚穿上这条接好的裤子，老板娘又叫他啦。“哎，来了。”三毛一边答应一边撒腿就跑。他怕去晚了挨骂。没想到，这条裤子缝得不结实，他使劲一跑，裤腿接头开了线，三毛只好用手提着跑到老板娘跟前。



老板娘是让他给胖小子套件小夹袄。胖小子穿得多暖和呀！三毛呢？穿的破裤子还露着膝盖儿呐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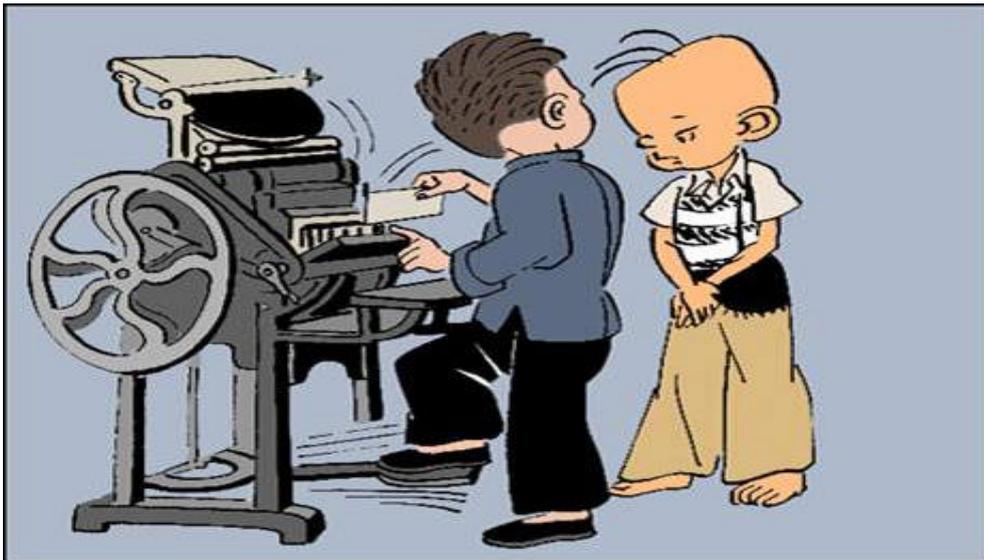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晚上，他睡着后，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拣了一件虎皮大衣，毛茸茸的又漂亮又厚实，三毛可乐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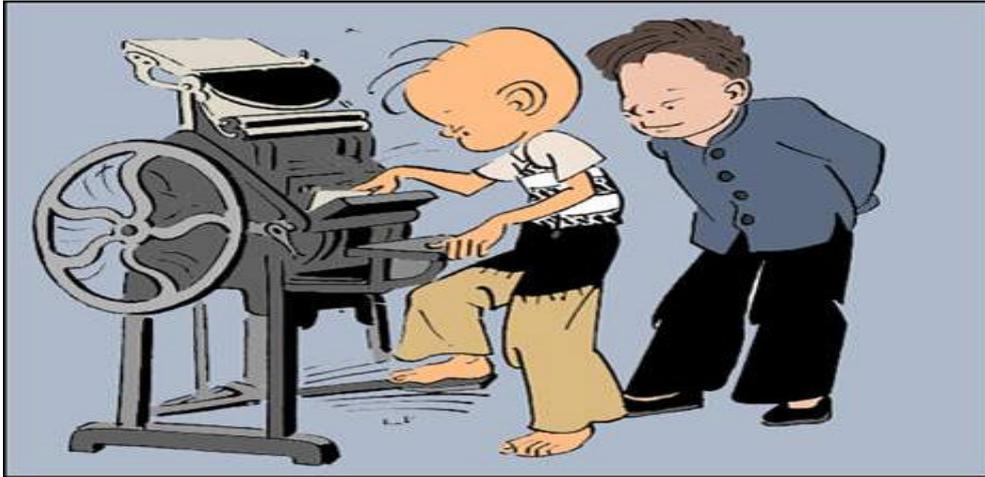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正要把皮大衣穿上，哎呀！从皮大衣领口里一下子钻出来一个大老虎脑袋。老虎呲着牙，张着嘴要咬三毛。三毛“啊”地一声被吓醒了。



三毛睁眼一看，什么皮大衣、大老虎哇，都不是。原来是一只大花猫“喵呜！喵呜”地伏在他身上叫唤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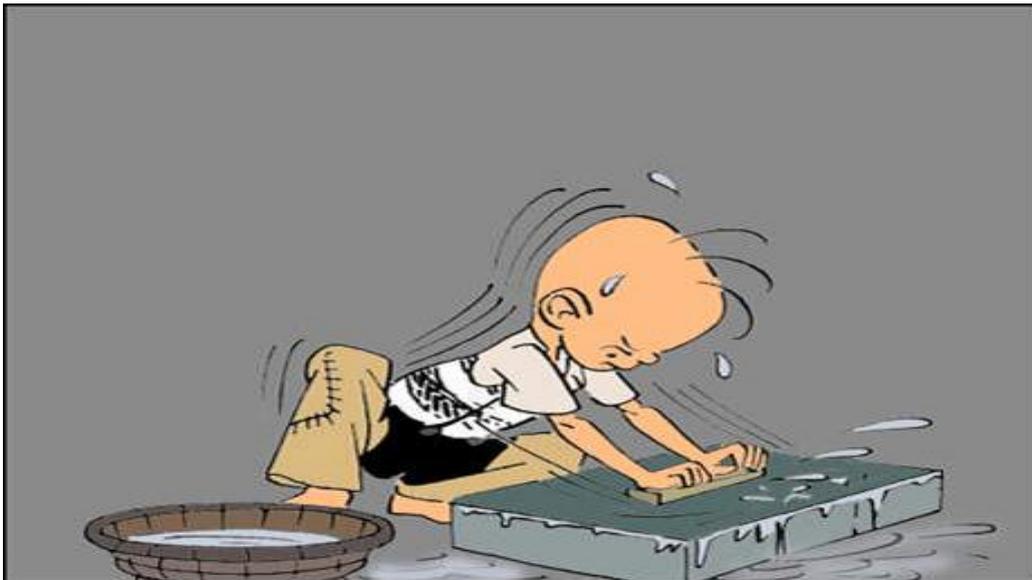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在印刷店好些日子了。老板、老板娘叫他干这、干那，就是不让他学印刷手艺。只有阿牛趁老板不在时，偷偷地教三毛，怎么开机器，怎么踩踏板，怎么往滚筒里放纸。三毛很用心，也很机灵，看了几回也试着自己动手干了。



开头，三毛还有点手忙脚乱的样子。阿牛就说：“别慌，慢慢来。”三毛试了几回，就差不多能开机器印东西了。



一回，三毛正摆弄机器，没注意老板进来了。老板扯着嗓子就喊：“谁叫你动的，快去，给我磨石版去！”



老板把三毛推到院里，让三毛把印东西的石版给磨平。石版又冷又硬，天冷、水凉，三毛劲又小。他跪在地上磨呀磨，累得头上直冒汗。



磨完石版，老板又叫三毛去送货。三毛提着一摞印好的卡片，正走在街上，忽听见一家铺子传出广播的声音：“庆祝‘四·四’儿童节……”原来，解放前四月四号是儿童节。三毛一听是讲儿童的事，就扭过头去。他见铺子柜台上放着一架收音机，广播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



广播里说：“我们要爱护儿童……。”三毛挺好奇，以为里面装着人在说话呢，就扒着收音机小窗格子往里看。掌柜的看到这么个穷孩子扒在收音机上，冷不丁地打了三毛一个耳光，还说“滚！”三毛没防备，“咕咚”就栽倒了。



三毛赶紧爬起来，看着散了一地的卡片，全沾上土弄脏了，他怎么给人家送去啊。三毛只好一张一张拣起卡纸，又带回印刷店。



老板见三毛没把东西送到，还弄得这么脏，气极了，连踢三毛几脚，还喊了一声“滚！”就把三毛从店里赶了出去，不要他了。



老板又在店堂门口贴上一张纸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本店招收学徒一名。”三毛离开了印刷店，他经过那家有收音机的铺子时，广播里还在说：“我们要爱护儿童……”三毛这个穷孩子，在那个社会，有谁爱护呢？



冬天到了，树上的叶子都掉完了。街上有钱的阔太太穿着厚厚的翻毛大衣，双手揣在皮袖筒子里，还牵着两只小狗。一只小狗罩着花布衣，另一只小狗还套着毛线衣。它们的脖子上戴着项圈和小铃铛，跟在女主人后边跑起来，叮零当啷直响。

三毛呢？只穿了一件单衣，他冷得直缩着肩膀，那有钱人家的狗都比他强啊。旧社会，人不如狗啊！



三毛走到一家有钱人的屋外边，隔着大玻璃，看见屋里的胖老爷正抱着胖小子在热烘烘的暖气跟前玩呢！胖小子手捧着冰淇淋在吃，热得直冒汗。人家不仅有暖气，还有电炉子，而窗外的三毛呢，正站在雪地里冻得直发抖哇！肚子饿，身上冷，谁管呀！

